

吉藩本《抱朴子外篇》的 版本學和文獻學價值

陳清慧

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

提 要

在《抱朴子》的諸多版本中，明神宗萬曆六年（1578）吉藩崇德書院所刻《二十家子書》本的《抱朴子外篇》二卷，是一個多為學者所忽略又獨具特色的版本。本文在梳理《抱朴子外篇》版本源流的基礎上，從《抱朴子》內篇、外篇、別旨三者關係，卷篇架構問題，《百家》、《文行》重出問題以及吉藩本的不同於其他版本的處理方式等方面，對其加以考證，論述其在《抱朴子》研究中的版本學價值和文獻學價值。

關鍵詞：抱朴子、吉藩本、藩府本、版本學、文獻學

東晉葛洪所撰《抱朴子》，是中國古代一部傑出的子論著作，因其對於當時和後世的深遠影響而受到歷代研究者的關注。經過幾代學人的不懈探討、研究甚至激烈的爭論，各方面的研究已經比較成熟，很多爭論中的問題似乎也有了較為一致的認識，其版本系統也逐漸顯得較為明朗。而在《抱朴子》的諸多版本中，明神宗萬曆六年（1578）吉藩崇德書院所刻《二十家子書》本的《抱朴子外篇》二卷，¹ 卻是一個多為學者所忽略又獨具特色的版本，在《抱朴子》研究中具有較高的版本學價值和文獻學價值。

一、《抱朴子》的版本系統和吉藩本的版本歸屬問題

除吉藩本外，《抱朴子》的存世版本主要有敦煌寫本殘卷、² 宋榮六郎本、明正統道藏本、明魯藩本、明盧舜治校本、明慎懋官本、明天一閣等諸家抄本、清孫星衍《平津館叢書》本，另有清朱氏槐廬家塾本、清湖北崇文書局本、湖北官書處刻本等版本流傳於世。其源流可以下圖簡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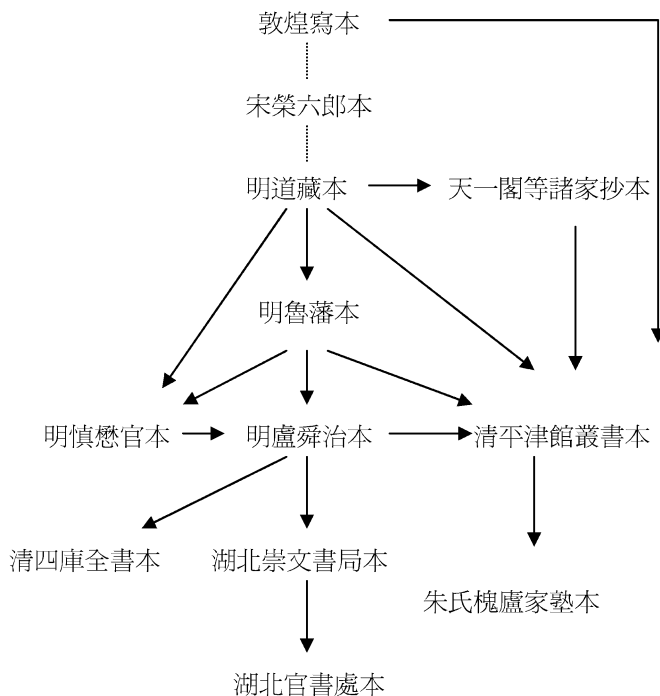


圖1 現存道藏系統本《抱朴子》主要版本源流簡圖

1 以下簡稱「吉藩本」。

2 羅振玉斷定為六朝寫本。

圖中虛綫表示雖然底本關係未定，但仍屬同一個版本系統，實綫箭頭則表示為確定底本或參校本關係。敦煌寫本僅存〈暢玄〉、〈論仙〉和〈對俗〉三篇，宋榮六郎本也有少量殘缺抄配的內容，二者皆以「抱朴子內篇」之名傳世，並無《外篇》及《別旨》，是《抱朴子內篇》最早的存世版本。除此二本之外，學者多以明代正統年間刻印的《道藏》本為現存較早的《抱朴子》版本，之後的明魯藩本、慎懋官本、盧舜治本、天一閣等諸家抄本以及清孫星衍平津館本，皆由明道藏本而來。韓錫鐸先生通過比較，發現敦煌寫本、宋榮六郎本以及道藏本之間「雖然不一定互為底本，但他們屬於同一個版本系統」。³

關於吉藩本的版本源流，學者多以為仍屬道藏本系統，蓋源自吉藩刻《二十家子書》時吉藩潭州道人德山子⁴所作〈刊子書序〉中的一段話：

謝卿⁵於侍講之暇，語及諸子書二十餘種，于前任時元佑宮得之《道藏》中者，校讎多年，玩味有得，手錄呈進。孤即披覽，果如稀世之珍，…
…於是命工刊梓，以廣其傳。

實際上，如果比勘原書，就會發現吉藩本不同於道藏諸本的諸多版本特徵。該本十一行二十二字，白口，四周雙邊。版心上題「崇德書院」，單魚尾之下題「抱朴子外篇上」、「抱朴子外篇下」及頁碼，版心最下鐫刻工姓名。版框上沿另有一空白行格，寬約一釐米，內鐫批註。觀其批校之語，為他本所無，蓋吉藩之底本所原有，抑或謝汝韶編輯或吉藩校刻之時所加。更重要的是，經過比勘，吉藩本在內容編排、篇目體例及卷篇架構等方面均體現出與其他諸本不同的版本特徵，⁶其底本及源流當別有所自，與其餘諸本屬於不同系統。既如此，那麼潭州道人序中何出「諸子書二十餘種」、「得之《道藏》中」之語？因此還有進一步詳加考論之必要。考《二十家子書》卷首潭州道人〈刊子書序〉後，別有明代陳省所撰〈吉府刻二十家子書序〉一篇，其中有這樣一段話：

《二十家子書》，余同年友謝其盛君⁷所編輯也。其盛君仕優而學，蒐獵藝圃，取《道德經》而下無慮數十家，手錄成如千帙，旦夕把玩。……
君因出其所集子書，采二十家以獻，王覽而異之……

3 〈影印宋刻本《抱朴子內篇》說明〉。《古逸叢書三編》影印宋刻本《抱朴子內篇》附。

4 即吉宣王朱翊鑾，初封隆陽郡王，隆慶六年（1572）進封，萬曆四十六年（1618）薨。

5 謝卿，指《二十家子書》的編輯者謝汝韶。謝時任吉藩左輔，於崇德書院侍講。

6 下文詳述。

7 其盛，謝汝韶字。

並不謂取自《道藏》，而是說「蒐獵藝圃」，亦未云謝氏所輯子書的具體數目，只說輯成「數十家」，而「采二十家以獻」。循此可知，謝汝韶所輯的子書數目當不止《二十家子書》所涵蓋的「二十家」，謝汝韶呈送至吉藩刊刻成書的《二十家子書》，僅僅只是謝汝韶所編輯校勘的諸家子書中的一部分，而其「蒐獵藝圃」的文獻範圍也遠不止一部《道藏》。實際上，《二十家子書》中的非道家、非道教類的書，如《荀子》、《揚子法言》、《文中子中說》等，均不見於《道藏》之中，因此，謝氏編輯各家子書所據之底本絕不侷限於《道藏》，即便是道家或道教類的書，也應該不僅僅從《道藏》中來。再者，「諸子書二十餘種」，「得之《道藏》中」之語也並非編輯者謝汝韶自己所說，而是潭州道人之轉述，其中或有同謝氏之意不完全相符之處，真實的情況極有可能是因為謝汝韶所輯子書多由《道藏》而來，《道藏》是謝氏編輯工作最常依據的文獻，潭州道人於行文之頃，連類及之，故謂二十餘種子書皆從《道藏》中出。而由於誤將吉藩本歸之於道藏本系統，學者對吉藩本也多所批評：

吉藩本僅刻《外篇》，〈弭訟〉篇明言未刻「文不雅馴，削之」。〈百家〉、〈文行〉兩篇，亦削而未刻。〈用刑〉、〈審舉〉、〈清鑒〉、〈行品〉、〈疾謬〉、〈譏惑〉、〈刺驕〉、〈省煩〉、〈尚博〉、〈漢過〉十篇，都有不同程度的刪削：少的十餘字，多的四五十字，最多的是四百四十六字（〈用刑〉篇最後一大段）。刻書如此隨意刪削，是太不忠於底本了。⁸

楊明照先生這段話可以作為此種批評態度的代表。楊先生看到了吉藩本同其餘諸本的部分區別，⁹但由於將吉藩本誤歸入道藏本系統，以道藏本之內容結構為衡量標準，自然得出「刻書如此隨意刪削，是太不忠於底本」的評判。而實際上，吉藩本之所以同道藏本有如此之多的區別，原因正在於吉藩本源流別有所自，屬於另外的版本系統，惜其所據底本今已無考，但也正因為如此，吉藩本《抱朴子外篇》的版本學價值自當不言而喻。

二、《抱朴子》內篇、外篇、別旨三者關係和吉藩本之處理

自正統道藏本而後，諸家《抱朴子》版本多將《內篇》、《外篇》和《別旨》

8 見楊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箋前言〉，註13。

9 不同之處尚有其他，詳見下文。

三者合刻並行，似乎三者本為一體。惟吉藩本僅有《外篇》，而《內篇》和《別旨》未見刊刻，其因何在？

關於《抱朴子》內、外篇的關係，其實有一個由「分刻單行」到「合刻並行」的過程。

最初的《內篇》、《外篇》各自獨立。〈抱朴子內篇序〉謂「余所著子書之數，而則¹⁰為此一部，名曰《內篇》，凡二十卷，與《外篇》各起次第也」，已經在篇章結構和文章實體的層面上將內、外篇分割獨立開來，而敦煌寫本所存三卷均屬內篇，宋榮六郎本也僅刻《內篇》，並不刻《外篇》，則是分刻單行的實物證據。再就成書時間來說，其《外篇》要早於《內篇》。據葛氏自言：

俗人多譏余好攻異端，謂余為趣欲強通天下之不可通者。余亦何為然哉。余若以此輩事聘辭章于來世，則余所著《外篇》及雜文二百餘卷，足以寄意于後代，不復須此。且此《內篇》皆直語耳，無藻飾也。¹¹

循葛洪之語意，其內、外篇的寫作目的各有所為，而寫作風格也因此各有不同。葛氏欲借《外篇》以示濟世通時達事之志，而《內篇》所要表達的則是其內心最嚮往的養生延年、全身避禍的神仙隱逸之事，故於《內篇》之中直抒胸臆，盡作毫無藻飾遮掩之「直語」。葛氏於《外篇·自敘》中又進一步明確闡述了內、外篇兩書的不同內容和不同性質：

其《內篇》言神仙方藥、鬼怪變化、養生延年、攘邪卻禍之事，屬道家；其《外篇》言人間得失、世事臧否，屬儒家。

故此，《隋志》、兩《唐志》均將《抱朴子》內、外篇單獨著錄，分別歸入儒家和道家。孫星衍《平津館叢書》收錄《抱朴子》時已經注意到這一問題：

《抱朴子內篇·序》云，別為此一部，名曰《內篇》，與《外篇》各起次第也。又《外篇·自敘》云，凡著二十卷，外篇五十卷，又云其內篇言神仙方藥、鬼怪變化、養生延年、攘邪卻禍之事，屬道家，其外篇言人間得失、世事臧否，屬儒家，隋、唐《經籍志》，《內篇》亦屬道家，與《外篇》分行。¹²

10 則，他本或作「別」。或疑「子書之數」下有脫文。

11 見《抱朴子內篇·黃白》。

12 平津館本《抱朴子內篇》目錄下孫氏按語。

孫氏在〈新校正抱朴子內篇序〉中進一步分析了內、外篇由「分刻單行」到「合刻並行」的原因：

考稚川〈自敘〉¹³及隋、唐史志，俱分內、外篇，一屬道家，一屬儒家。而盧本兼刻，改並卷第，輒總題之《抱朴子》，遂致諸家書目，牽連入錄，不能分析，亦可病也。

孫氏亦認為《抱朴子》內、外篇屬於性質不同的兩書，不應兼刻。但將合二為一的謬誤歸咎於當時通行的盧舜治本，卻屬失察。其實，《宋史·藝文志》就已經將二者合而著錄，歸入雜家，只是依舊分別題作「內篇」和「外篇」，並未將書名總題一處，故此仍將二者視為獨立的文獻實體，而尤袤《遂初堂書目》則作「抱朴子內外篇」，不注卷數，將二者合而為一，歸入道家類，《四庫總目》踵沿其誤。楊明照先生批評說：

宋尤袤《遂初堂書目》始將內、外篇合二而一，歸入道家類。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子部道家類尤而效之，據明盧舜治本著錄，題曰《抱朴子內外篇》八卷。並謂《外篇》大旨「亦以黃、老為宗。」歸類和論斷，都值得商榷。¹⁴

至於《別旨》，原不應入《抱朴子》。方維甸、孫星衍均認為《別旨》乃後人偽作，本不可信。方氏〈校刊抱朴子內篇序〉：

明刻《抱朴子》，於《內篇》之後附《別旨》一篇，專論吐納導引，與《內篇》本意不合，辭意亦甚淺近，不似晉人手筆。考之稚川〈自敘〉，本無此書，隋、唐諸志皆不著錄，惟《宋史·藝文志》「道家」有《抱朴子別旨》二卷，注云「不知作者」，不謂為稚川所著也。晚出之書，原不可信，且今本五百六十餘言，不盈一卷，並非宋元舊本，故削去之，不復附於篇末云。

孫星衍《平津館叢書》本《抱朴子內篇》目錄下亦云：

或疑《別旨》既自為一種，何以不見於〈自敘〉？考《道藏》所收又有《抱朴子養生論》及《稚川真人較正術》一卷、《抱朴子神仙金鈞經》三卷、《葛稚川金木萬靈論》，俱不見於〈自敘〉，然則《別旨》正同斯例，蓋皆非稚川所撰也。

13 《抱朴子外篇·自敘》。

14 楊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箋前言〉。

方、孫二氏之說可信。而以《別旨》入《抱朴子》的做法，本為明以前版本之所未有，孫星衍認為誤入應自明人始：

《道藏》雖並收《外篇》，原未合為一部，觀其《內篇》之後，《外篇》之前，以《抱朴子別旨》一種間隔之，可曉然矣。明人刻此書，從《道藏》取出，而不知其為三種，遂總名曰《抱朴子》，非也。今校刊《內篇》二十卷，不連《外篇》，以復葛氏之舊，兼正明人之誤。¹⁵

孫星衍說「今校刊《內篇》二十卷，不連《外篇》，以復葛氏之舊，兼正明人之誤」，固然是其在文獻整理方面的巨大貢獻，然而孫氏在批判明人合三為一之謬誤的同時，卻並未發現，早在三百多年前的明萬曆六年，吉藩本《抱朴子外篇》就已經注意到了這一問題。吉藩本《抱朴子》僅刻《外篇》，未刻《內篇》和《別旨》，與宋榮六郎本僅刻《內篇》、不刻《外篇》和《別旨》相互印證，共同還原了《抱朴子》內、外篇分刻單行、《別旨》晚出的原貌。從這種意義上來說，吉藩本《抱朴子外篇》之版本學價值實不亞於宋榮六郎本。

三、卷篇架構問題及吉藩本之處理

現存的六朝古寫本僅存《內篇》之〈暢玄〉、〈論仙〉、〈對俗〉三篇，宋榮六郎本也僅刻《內篇》以行，吉藩底本亦無考，因此可以說，目前所見，吉藩本當為最早的《外篇》分刻單行本。其卷第編排同道藏本系統有著明顯的區別。鑒於平津館本參校了道藏系統本的諸多版本，較具代表性，故即以之為代表，同吉藩本作一對比。

表一：吉藩本、平津館本《抱朴子外篇》卷篇結構比較表

吉藩本		平津館本
自敘	獨立，置於卷首	卷之五十自敘
上卷	嘉遁第一	卷之一 嘉遁
	逸民第二	卷之二 逸民
	勗學第三	卷之三 勗學
	以下至「酒誡第二十四」均同此例	以下至「卷之二十四酒誡」均同此例

15 平津館本《抱朴子內篇》目錄下孫氏按語。

(續表一)

下卷	疾謬第二十五	卷之第二十五
	譏惑第二十六	卷之第二十六
	刺驕第二十七	卷之第二十七
	以下至「喻蔽第四十三」均同此例	以下至「卷之四十三喻蔽」均同此例
	正郭第四十四	卷之四十四百家
	彈禰第四十五	卷之四十五文行
	詰鮑第四十六	卷之四十六正郭
	知止第四十七	卷之四十七彈禰
	窮達第四十八	卷之四十八詰鮑
	重言第四十九	卷之四十九知止窮達重言

由此可以看出吉藩本在卷篇架構上同平津館本幾點明顯的不同之處。

1. 篇章層次結構。吉藩本為兩級構架，全書分上下兩卷，卷下設篇，篇名之下以「第幾」之例為序。平津館本為單層構架，直接以吉藩本中的「篇名」為卷名，大體每篇自為一卷，只是為了符合葛氏所謂「外篇五十卷」之數，而將〈知止〉、〈窮達〉、〈重言〉三篇合作一卷。
2. 〈自敘〉的安排。吉藩本〈自敘〉單獨成篇，置於卷首，平津館本則編入卷次之中，作「卷之五十」。
3. 內容編排。自第四十四篇起，吉藩本和平津館本的對應內容發生了變化。原因即在於平津館本多出〈百家〉和〈文行〉兩篇，而此二者乃〈尚博〉之文重出，理當刪去。¹⁶

關於《抱朴子》的卷數問題，歷來疑點頗多。《抱朴子外篇·自敘》云：

洪年二十餘，乃計作細碎小文，妨棄功日，未若立一家之言，乃草創子書。會遇兵亂，流離播越，有所亡失，連在道路，不復投筆十餘年，至建武中乃定。凡著《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

而《晉書》本傳又謂洪敘云「大凡內、外一百一十六篇」，與此處所謂「內

16 下文詳述。

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總數有異。嚴可均認為此當明人爲獻書取賞，妄改洪敘，刪卻「一百一十六篇」之語，別作「五十卷」所致。¹⁷可是，雖然道藏系統本在卷篇總數上作「五十卷」，但其收刻的實際情況卻是：以吉藩本四十九篇的內容，加上〈百家〉、〈文行〉兩篇，再合〈自敘〉一篇計之，凡五十二篇。倘果如嚴氏所謂明人爲迎合書的實際情況而刪改洪敘，那麼，何以不改作「五十二」？如此豈不更無痕跡？卻爲符合「五十」之數，而將〈知止〉、〈窮達〉與〈重言〉三者合而爲一，作「卷之四十九知止窮達重言」，以致此六字之目與兩字之體例殊爲乖異，強爲痕跡顯見。故嚴氏此說亦可商榷。蓋葛氏之「卷」、「篇」概念本不相同。羅振玉在校勘敦煌寫本殘卷《抱朴子內篇》時，認為殘存之三篇雖難以看出如何分卷，「然非篇爲一卷無疑也」。¹⁸以此推測，《外篇》之情況亦當如此。再考道藏本，於其卷端之「卷之幾」之下，常見「某同卷」字樣，如《外篇》：

「卷之三」下有「四同卷」

「卷之五」下有「六同卷」

「卷之七」下有「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同卷」

等等。如是者不一而足，《內篇》亦同此例。可知其底本原來並非各篇自成一卷，而是多篇合作一卷的。而《道藏》在收入時將一卷分作多篇，以足其「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之數。實際上，葛氏之「卷」當大於「篇」，一卷或含若干篇。而其自敘「《外篇》五十卷」之下於轉寫傳刻之際或又脫去「大凡內、外一百一十六篇」數語，故而篇、卷相擾，以致數目相混。既如此，吉藩本作「二卷五十篇」，仍與葛氏「五十卷一百一十六篇」有所出入，蓋因流傳之際散佚所致，葛氏此書於宋代時即已大量亡佚，早已不足此數。¹⁹而吉藩本之所以如此架構，抑或是吉藩本或其底本亦疑葛氏卷、篇概念本不相同，力圖恢復卷下設篇之結構的一種嘗試？此種做法，於現存《抱朴子外篇》的諸多版本中，吉藩本首開其例。只是葛氏卷篇編排之舊貌究竟如何，卻無從推知了。

17 嚴氏，〈代繼蓮龕爲抱朴子敘〉，見《鐵橋漫稿》。

18 羅振玉，〈抱朴子校記〉，見《永豐鄉人雜著續編》。

19 關於《抱朴子》的佚亡問題，學者多所考辨，尤以清人嚴可均爲最著。武鋒，〈抱朴子外篇佚亡情況考辨〉（《重慶社會科學》，2006年第8期）一文綜述全面，論析甚詳，可參看。

四、〈百家〉、〈文行〉重出問題及吉藩本之處理

除吉藩本外，現存所有《外篇》版本均收有〈百家〉、〈文行〉兩篇。而關於〈百家〉和〈文行〉兩篇是否〈尚博〉篇之重出之文的問題，學者之中尚存異議。清人俞樾《讀抱朴子》即認為〈文行〉篇為〈尚博〉篇之重複，清顧廣圻《抱朴子外篇序》則詳述其狀：²⁰

各本大概相同，脫衍訛錯，往往皆是。甚至於所用經史諸子成語顯而易見者，每仍轉寫，形近之失，以致全不可通，甚至闌入重出之文以當第四十四、四十五兩篇，遂至第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三篇本為三卷者，積於四十九一卷之中，亦復相沿而罔覺，甚矣其誤也。

顧氏所謂第四十四、四十五兩篇，即指道藏本系統的〈百家〉和〈文行〉二者。雖然顧氏已經將這一闌入重出錯誤連同其餘脫衍訛錯一併「更正次第，勘定文句，補刪改乙，幾及千條」，²¹但並沒有得到學者的普遍認同，孫星衍平津館本仍作保留，楊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箋》也認為〈百家〉和〈文行〉之遣詞用典與〈尚博〉不盡相同，並非重出。²²

為便於比勘區別，現不避繁複，將〈百家〉、〈文行〉兩篇全文照錄，同〈尚博〉篇作一詳細比較（下劃線為〈尚博〉之文或近似之文）。²³

（〈百家〉）抱朴子曰：百家之言，雖不皆清翰銳藻，弘麗汪濊，然悉才士所寄心，一夫澄思也。正經為道義之源海，子書為增深之川流。仰而比之，則景星之佐三辰也。俯而方之，則林薄之裨嵩嶽也。而學者專守一業，游井忽海，遂□□於泥濘之中，而沈滯乎不移之困。子書披引玄曠，眇邈泓窈，總不測之源，揚無遺之流。變化不系於規矩之方圓，旁通不淪於違正之邪徑。風格高嚴，重仞難盡。是偏嗜酸甜者，莫能賞其味也，用思有限者，不得辯其神也。先民歎息於才難，故百世為隨踵。不以璞不生板桐之嶺而捐耀夜之寶，不以書不出周孔之門而廢助教之言。猶彼採水者，器雖異而救火同焉，若針灸者，術雖殊而攻疾均焉。

20 《思適齋集》，卷9。

21 顧氏，〈抱朴子外篇序〉。

22 該書分上、下兩冊，由中華書局分別於1991年和1997年出版。

23 因吉藩本不刻〈百家〉、〈文行〉，故取平津館本以錄。為統一版本，所引〈尚博〉之文亦由此出。

狹見之徒，區區執一，去博辭精思，而不識合鎔銖可以齊重千山陵，聚百千可以致數於億兆。惑詩賦瑣碎之文，而忽子論深美之言，真可悲可慨，豈一條哉！

可以看出，這篇不滿三百字的文字，通篇有超出三分之二者出自〈尚博〉。只是行文稍有不同，然而意義卻無毫釐差別。舉例如下：

表二：〈百家〉、〈尚博〉部分同義異文對照表

尚 博	百 家
變化不系滯之於規矩之方圓，旁通不凝闕於一途之逼促。	變化不系於規矩之方圓，旁通不淪於違正之邪徑。
古人歎息于才難，故謂百世為隨踵。	先民歎息於才難，故百世為隨踵。
不以璞非昆山而棄耀夜之寶。	不以璞不生板桐之嶺而捐耀夜之寶。
不以書不出聖而廢助教之言。	不以書不出周孔之門而廢助教之言。
或貴愛詩賦淺近之細文，忽薄深美富博之子書	惑詩賦瑣碎之文，而忽子論深美之言

至於〈文行〉一篇，除「理誠若茲，則雅論病矣」一句為其自有外，餘者全部出自〈尚博〉篇：

（〈文行〉）或曰：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居上。然則著紙者，糟粕之餘事，可傳者，祭畢之芻狗，卑高之格，是可識矣。抱朴子答曰：荃可棄，而魚未獲則不得無荃，文可廢，而道未行則不得無文。若夫翰跡韻略之廣逼，屬辭比事之妍媸，源流至到之修短，韞藉汲引之深淺，其懸絕也。雖天外毫內，不足以喻其遼邈，其相傾也，雖三光熠熠，不足以方其巨細，龍淵鉛鋌，未足以譬其銳鈍，鴻羽積金，未足方其輕重。而俗士唯見能染毫畫紙，便概以一例。斯伯氏所以永思鐘子，郢人所以格斤不運也。夫斬削者比肩，而班狄擅絕手之名，援琴者至多，而夔襄專清聲之稱，廢馬千駟，而騏驎有逸群之價，美人萬計，而威施有超世之色，蓋遠過眾也。且文章之于德行，猶十尺之於一丈，謂之餘事，未之前聞也。八卦生乎鷹隼之飛，六甲出於靈龜之負。文之所在，雖且貴，本不必便疏，末不必皆薄。譬錦繡之因素地，珠玉之托蚌石，雲雨生於膚寸，江河始於咫尺。理誠若茲，則雅論病矣。又曰：應龍徐舉，顧眄而凌雲，汗血緩步，呼吸而千里。故螻蟻

怪其無階而高致，驚蹇驚過己之不漸也。若夫馳驟於詩論之中，周旋一經之內，以常情覽巨異，以偏量測無涯，始自髻鬢，詣於振素，不能得也。又世俗率貴古昔而賤當今，敬所聞黷所見同時，雖有追風絕景之駿，猶謂不及伯樂之所禦也，雖有宵朗兼城之璞，猶謂不及楚和之所泣也，雖有斷馬指雕之劍，猶謂不及歐冶之所鑄也，雖有生枯起朽之藥，猶謂不及和鵠之所合也，雖有冠群獨行之士，猶謂不及干古人也。

其中亦間有文字稍有差別者數處，而意義則完全相同。舉例如下：

表三：〈文行〉、〈尚博〉部分同義異文對照表

尚 博	文 行
卑高之格，是可識矣。	卑高之格，是可譏矣。
翰跡韻略之宏促，屬辭比事之疏密。	翰跡韻略之廣逼，屬辭比事之妍媸。
斯伯牙所以永思鐘子，郢人所以格斤不運也。	斯伯氏所以永思鐘子，郢人所以格斤不運也。
援琴者至眾，而夔襄專知音之難	援琴者至多，而夔襄專清聲之稱
美人萬計，而威施有超世之容，蓋有遠過眾者也。	美人萬計，而威施有超世之色，蓋遠過眾也。
八卦生鷹隼之所被，六甲出靈龜之所負。	八卦生乎鷹隼之飛，六甲出於靈龜之負。
馳驟於詩論之中，周旋於傳記之間。	馳驟於詩論之中，周旋一經之內
雖有追風之駿，猶謂之不及造父之所禦也。	雖有追風絕景之駿，猶謂不及伯樂之所禦也。
雖有連城之珍，猶謂之不及楚人之所泣也。	雖有宵朗兼城之璞，猶謂不及楚和之所泣也。
雖有擬斷之劍，猶謂之不及歐冶之所鑄也。	雖有斷馬指雕之劍，猶謂不及歐冶之所鑄也。
雖有起死之藥，猶謂之不及和鵠之所合也。	雖有生枯起朽之藥，猶謂不及和鵠之所合也。
雖有超群之人，猶謂之不及竹帛之所載也。	雖有冠群獨行之士，猶謂不及于古人也。

通過以上全面細緻的比較，我們認為，〈百家〉、〈文行〉二者確為〈尚博〉之文所重出。而葛洪知識之淵博，著述之宏富，見解之精深，於晉人之中首屈一指。《晉書·葛洪傳論》謂其「博聞深洽，江左絕倫，著述篇章，富於班、馬。又精辯玄績，析理入微」，所著除《抱朴子內篇》二十卷外，另有「《外篇》及雜文二百餘卷」，²⁴「碑頌詩賦百卷，軍書檄移章表箋記三十卷，又撰俗所不列者，為《神仙傳》十卷，又撰高士不仕者，為《隱逸傳》十卷」，²⁵所著雖然亡佚大

24 《內篇·黃白》。

25 《抱朴子外篇·自敘》。

半，然於此我們仍可推測出葛氏著述無慮數百卷。如此博學善述之人，怎會於一書之中，出其如此相近之文？似乎是江郎才盡。而雜重文以充數，斷整章而成篇之舉，當為葛氏所不取。且〈百家〉、〈文行〉二者，不但文字重出，文氣、文意亦大有不暢之處，或前後不通，令人費解，或言之未盡，戛然而止，全不如〈尚博〉篇文理皆明。於情於理，二者均不似葛氏之舊，蓋當此書流傳之際，卷篇分合改並所造成的衍文重出？抑或因葛氏此書散佚嚴重，好事者割裂、篡改〈尚博〉之文，別為二者，而冠之篇名以充數？倘若如此，那麼〈百家〉、〈文行〉亦當屬晚出之偽作，自不可信。

故此，吉藩本不刻〈百家〉、〈文行〉兩篇，是比較符合葛氏《外篇》之原貌的。顧廣圻雖然看到了二者重出之謬，但又謂「自宋以來，莫覺其誤」，²⁶是未見吉藩本。或謂吉藩並非別有底本，而是校刊之時發現文字重出，有意刪之。然而細考其書，尚有〈弭訟〉一篇亦被刪除。所不同者，這篇被刪除的文字，於篇次之下注明了被刪除的原因：「文不雅訓，削之」，而於《二十家子書》卷首總目中依舊存有〈弭訟〉之目，編次為「第二十三」，正文之中則刻有「弭訟第二十三文不雅訓削之」十二字。那麼，依吉藩本斯例，若屬有意刪除〈百家〉和〈文行〉兩篇，亦當同〈弭訟〉篇一樣注明刪除原因，於總目和正文之中也均應存目並編入篇次，然而事實卻並非如此，無論是總目還是正文，既未存目，也沒有作任何刪除說明，因此，吉藩之底本原無此二篇，曉然可判。這從另外一個角度證明了吉藩本的版本學價值，也再一次證明了吉藩本同其他明清諸本分屬不同版本系統的事實。

五、吉藩本《抱朴子外篇》的文獻學價值

如前所述，吉藩本《外篇》二卷在《抱朴子》版本源流中，具有獨特的地位和意義，而在文獻學方面，同樣也有較重要的價值。

（一）此本異文可作為同其餘諸本相互參校的重要依據。舉數例如下：

- 1.（嘉遁）空谷有項領之駿者，孫陽之恥也。太平遺冠世之才者，賞真之責也。

吉藩本作「太平」，道藏本作「太乎」，魯藩本和平津館本亦作「太平」。

26 顧廣圻，〈明抄本抱朴子外篇題跋〉，轉引自高原樂，《抱朴子版本研究》。

2. (同上) **躡履**美於赤舄，溫袍麗於袞服。

吉藩本作「躡履」，道藏本作「攝縷」，魯藩本和平津館本亦作「躡履」。

3. (同上) 而**多士**雲起，髦彥鱗萃。

吉藩本作「多士」，道藏本作「多十」，魯藩本和平津館本亦作「多士」。

4. (同上) 雖無立朝之勳，即戎之**勞**。

吉藩本作「榮」，道藏本、魯藩本和平津館本亦作「勞」。

5. (逸民) **墮**百仞之不測，違濡足之泥涇。

吉藩本作「墮」，道藏本作「隨」，魯藩本和平津館本亦作「墮」。

6. (同上) 又望求之於**准**的者也。

吉藩本作「准」，道藏本作「淮」，魯藩本和平津館本亦作「准」。

7. (同上) 所友者十有二人。

吉藩本作「二」，道藏本作「一」，魯藩本和平津館本亦作「二」。

8. (同上) **今令**大儒爲吏，不必切事，肆之山林。

吉藩本作「今令」，道藏本作「令令」，魯藩本和平津館本亦作「今令」。

9. (同上) **季札**退耕以委之。

吉藩本作「季札」，道藏本、魯藩本作「季扎」，平津館本作「季札」。

10. (同上) 桓帝玄纁玉帛聘徐孺子，就拜太原太守及東海相。

吉藩本作「太」，道藏本作「爲」，魯藩本和平津館本亦作「太」。

11. (尙博) 且文章之于德行，猶十尺之於一丈，謂之餘事，**未**之前聞。

吉藩本作「未」，道藏本、魯藩本作、平津館本均作「未」。

12. (同上) 文章雖爲德行之弟，**未**可呼爲餘事也。

吉藩本作「未」，道藏本、魯藩本作「未」、平津館本作「未」。

13. (同上) 拘系之徒，桎梏淺隘之中，挈瓶訓**詰**之間，輕奇賤異，謂爲不急。

吉藩本作「詰」，魯藩本作「話」，道藏本、平津館本作「詰」。

(二) 吉藩本校語可以為《抱朴子》相關研究提供文獻資料。吉藩本版框上方有一寬約一釐米的空白行格，內鐫批註數語，為其餘諸本所無，蓋底本所原有，吉藩原文照刊，抑或謝汝韶編輯或吉藩校刻之時所加。相對於《內篇》來說，目前《抱朴子外篇》的箋釋工作要薄弱得多，清代以前，幾無校釋。蓋因葛氏「博聞深洽」，於《外篇》之中用典甚多，釋之本自不易，加之明季以來，除道藏系統本和吉藩本外，別無《外篇》版本，而吉藩本又未受到重視，故無從校考。唯近人楊明照先生集畢生精力所成之《抱朴子外篇校箋》一書，較為詳盡，甚惠學界，其間對吉藩本校語偶有所及。此雖零星碎語，然為他本之所無，現將此校語凡十三條集中抄錄於後，庶幾有便於《抱朴子》的相關研究。

1. (嘉遁第一) 絕軌躅于金張之間，養浩然於幽人之作。

注曰：作，偶也。

2. (同上) 神化則雲行雨施，玄澤則煙熅汪濊。

注曰：煙熅，即氤氲。

3. (勗學第三) 聞商羊而戒浩瀼，訪鳥罍而洽東甯。

注曰：聞商羊以下數語皆孔子事。

4. (同上) 五刑厝而頌聲作，和氣洽而嘉穰生。

注曰：厝錯同。

5. (崇教第四) 開篇注曰：此篇二段可為膏□不亨之戒。

6. (君道第五) 囹圄虛陳，五刑寢厝。

注曰：厝錯同。

7. (良規第七) 若乃高岩將賁，非細縷所綴。

注曰：賁，墜也。

8. (用刑第十四) 然艱而且遲，為者尠成，能得之者萬而一焉。

注曰：尠，言鮮少也。

9. (行品第二十二) ……者，聖人也；……者，賢人也；……者，道人也…
…。

注曰：聖人以下三十九人乃善人之行。

10. (同上) ……者，悖人也；……者，逆人也；……者，凶人也……。

注曰：悖人以下四十五人是惡者之事。

11. (尚博第三十二) 抱朴子答曰，德行爲有事，優劣易見。文章微妙，其體難識……

注曰：此段議論未醇正。

12. 廐馬千駟，而騏驎有邈群之價。美人萬計，而**威施**有超世之容。

注曰：南威西施，美婦名。

13. (重言第四十九) 抱朴子曰，余友人玄**怕**先生者，齒在志學固已。

注曰：怕泊同。本文按：《洪武正韻》卷十五：「泊，止息也。又，飄泊，流寓也；澹泊，恬靜無爲貌，亦作怕」，可資証。

以上從五個方面論證了吉藩本《抱朴子外篇》在版本學和文獻學方面的價值，指出其不同於通行道藏本系統的版本特徵。而其中有很多問題，如吉藩本底本詳情究竟如何，吉藩本除校勘、訓詁之外的文獻學價值等等，都是值得繼續探討的。同時，具有獨特的版本特徵的吉藩本《抱朴子外篇》，可以從內外篇關係、〈別旨〉真偽、卷篇關係和結構、衍文重出等諸多方面爲《抱朴子》的進一步研究提供可資參考的實證資料。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晉)葛洪，《抱朴子》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明正統間內府刻《道藏》本。
- (晉)葛洪，《抱朴子》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明嘉靖四十四年魯藩承訓書院刻本。
- (晉)葛洪，《抱朴子外篇》二卷，明萬曆六年吉藩崇德書院刻《二十家子書》本。
- (晉)葛洪，《新鈔抱朴子》內篇四卷外篇四卷，明萬曆十二年慎懋官刻本。
- (晉)葛洪，《新鈔抱朴子》內篇四卷外篇四卷，明盧舜治評，明萬曆十二年慎懋官刻二十七年翁天爵重修本。
- (晉)葛洪，《抱朴子》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清嘉慶十八年孫星衍刻《平津館叢書》本。
- (清)顧廣圻，《思適齋集》，清道光二十九年上海徐氏刻本。
- (清)嚴可均，《鐵橋漫稿》，清光緒十一年長洲蔣氏刻本。
- 羅振玉，《永豐鄉人雜著續編》，民國十二年上虞羅振玉凝清室刻本。
- 〈影印宋刻本《抱朴子內篇》說明〉，《古逸叢書三編》影印宋刻本《抱朴子內篇》附，北京：中華書局，1985。

二、近代論著

- 武鋒，〈抱朴子外篇佚亡情況考辨〉，《重慶社會科學》，2006年第8期。
- 高原樂，《〈抱朴子〉版本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博士論文，2005。
- 楊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箋》，北京：中華書局，1991。
- 楊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箋前言〉，《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2年第2期。

The Publication of the Chi-fan Edition of the *Pao-p'u-tzu wai-p'ien* and the Value of Textual History

Chen Qinghui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Abstract

In the study of the many editions of the *Pao-p'u-tzu*, scholars often neglect the important two volumes *wai-p'ien* included in the *Erh-shih-chia-tzu shu* Chi-fan edition, which was published by the Ch'ung-te Academy in 1578. By collating evidence on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Pao-p'u-tzu wai-p'ien*, the present essay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o-p'u-tzu nei-p'ien* (*Inner Chapters*), *wai-p'ien* (*Outer Chapters*), and *pieh-chih*; the structure of the individual sections of the text; the overlap between the *Pai-chia* and *Wen-hsing* versions; and the issue of how to resolv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hi-fan and other editions. In so doing, it clarifies the value of this text for the publication and textual history of the *Pao-p'u-tzu*.

Keywords: *Pao-p'u-tzu*, Chi-fan edition, Fan-fu edition, publication history, textual history